

文粹

十八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答張九齡書

吳興姚

姚元崇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上宰相書

陸長源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上崔相公書

劉軻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深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北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為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尸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眾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衣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光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庾



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
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
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
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荅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
庭之所見責也僕今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
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為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
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
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
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揚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足
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
信心而前然顧無隱隱亦死為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
永為身寶元崇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
書并荅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
遂取舊本刪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
自慙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不能反之於
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為不然故追而
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
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為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
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
屈宋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比皆亡國之音也至于西漢揚馬已降置其盛明之
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
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陵雲
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
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
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頌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
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

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揚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土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雖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賢君折口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況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群司之闕務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羣臣各施輪轅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爲直破觚爲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

虞水不脩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
勘著作不脩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聲者藉
而為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
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厭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侵冷之患正傾在
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興與憲官得
持法而繩之諫臣須寒言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溫
潤美秀沉默引寬者為之蓋北韓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疾其
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為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厨有關
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
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
農誠宜出價以穀糴實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
際比年國家和糴殆不得人文悵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茲
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
秋率供夏僅四氣或爽一歲無年實恐投效有虞為累非淺況率土州
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曲豈稔之時須為凶險之備此亦宰相
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為畿令其後京
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敕符皆云刺
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斂增最一人與者騫騰於廊廟嫌者沉淪於草
莽欲求其為惡者懼為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親
糜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傳之將聯營朔
裔復河外之城振旅遑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疋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
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
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
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覆
車之轍哉某齒髮向衰心力由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
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某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為志氣播為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化
權結於衆心為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不亢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應

又早歲獲觀皇極綜論立德志孤云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嘆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稟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拍顧豈逃彀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卓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遣辭發慮弘裕博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己道之行不見己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累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常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况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

人事則明己私而他人公 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夏龍爲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鷂狼子是宜微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道守誠素則無以爲也然而潛是心不爲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凶孽新夷秦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爲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鋌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

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耶昔必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相公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執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契手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爲聖賢况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爲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弟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爲魏巍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爲平進者耶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爲滋味者耶若輕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爲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爲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裹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禁軍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者伏念挈筭負薪之言言人不遺相公其遺耶某自惟較耕窮書或得待坐於摺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耶自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耶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耶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耶將力足追及而日非大有爲之時而不能爲之者耶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謚以經緯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概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爲己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一人所以待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繡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爲恭事玄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異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耶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又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抗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

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聖上自儲副即祚堯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為房間永巷北宮負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之賢聖遇禍於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昔西京初留侯譏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進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為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為夫以一家國為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為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開誰一與長閑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閱於目而可宣於口非盡虛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為邊垣者朔方為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邠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遏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茲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邊兵無襪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闔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祝觴禱死貴為節制猶無憊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鬪耶今鈞然者既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筭決勝授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詭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繫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一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殺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遑暖胡塵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

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耶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文粹第七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上周相公書

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杜牧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勲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父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布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已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耶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戡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己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耶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翹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駝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剗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我理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

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
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踉蹌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
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郿寧此三鎮得不
爲右臂之大藩乎自晝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
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
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
固消嗣士卒窮年不離飢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
及如弃鳥獸附於藪壤故死者歆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
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爲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
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
守弱者弃壁而逸豈暇爲國家以却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
安舒今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
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既切
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載者終歲而餓
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
利相誘彼質公之實僚悉皆和柔斗粟必欺於丈素一言可致其贏
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
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
受愚竊謂弊旣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
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
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
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爲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
之士敢露肺腑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爲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
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孥戮已乎此賈生終
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
言爲率爾乎以其斷然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巘居谷隱之
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爲牙
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爲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爲唐獨無
奇士也伏惟留之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运用有成維周之飾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命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飾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統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音不可知兵乎音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三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衝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翼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檄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

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元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充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不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郾公抱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勸事中使言面奉進言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以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省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省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大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且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中義軍初亦鬱嘖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諍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

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中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
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
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獲
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
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
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
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
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
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
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繫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
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實曆多故
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
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二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
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室其口高壁深壑勿與之戰忽有勝負勢
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

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

徒代居反側思自雪况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

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

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纍雜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駟上山徑擣上黨
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
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州最勁宣潤二千弩手由絳

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
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

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
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

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或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
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

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
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

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

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公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从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賚魯之人爲傳苟有妖孽某安敢不墮裂肝膽爲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爲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爲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爲河朔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爲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弃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鄆兩軍掎角相應此皆腐儒賢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爲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以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城祇二十里北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旣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彊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

退而蓋綠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聞齎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
死爲效國以厚錫爲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
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庭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
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其輒賀
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
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
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其性豈不易啻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
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異
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
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
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
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茲謀自殛倒戈脫
劍不日可期某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
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音無知
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旣奉恩

卷十六

四十七

王同

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群情所難某意
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况留家口並不
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
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
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爲事先不宣某再拜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
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
造世之智立黃宮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
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師殆豳鴻龐之風未甚
流冲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
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誓誓言至於逆三
靈培生人元元蝸蟻魁傑駁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
祀錯哉漢孝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隘函夏鮮黎蒸將鄂窮荒而寓
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儔誓討慮殫兵老置仍干

時乃交和親之間還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罄君臣與謀遂有益鐵車舡擢酷六畜之租興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虜常存托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惟皇唐操璇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猾我右陸儒之策曰齟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携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得太宗立宗之時也厥後內寂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土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虧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履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羗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官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而忿生然寒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却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寂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寂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却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濱城適罷而寂窳民未居而囚拘彎弓者却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却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相膠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甲周漢之策軌子孫之謀哉又竊觀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來之績垂不臣

之姻然聞蒸報且數貪負恹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
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義復探賈生五餌之言耶愚竊以
爲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廬是手足倒
懸夷夏相伴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乘同
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
曠兵于茲汗命于茲斯者皆囂廊之亟宸旒之虞矣而屑屑在夫亮
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傳俾委輅輸求試屬國之官而
後觀焉某再拜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
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
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鏃而不發約在
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
銷耗燕蟠趙伏用齊上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
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

四十一

五十一

朱禮

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
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
爲尚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
躡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
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
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者老劫良民使叛銜
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
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泚水東滎
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
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筭畫攻必巧戰
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
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
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歟後
得祿仕入卧内等子弟身聯齊日世之逆卒培上爭首其恩甚厚其
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

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且申喧請
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
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
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
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
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庶上下一切
固有紀事既平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
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
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
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符秦相
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
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
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
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
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弃
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一里
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
劔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 忠曰義則有父子同
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 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何
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
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招計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
叛則東西漸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
葛爽秩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
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
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燁剝我梁宋天子以
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
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
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

其猶涕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三賊齧壽春啗頰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袂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勳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爲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下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引之法今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鬪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掉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二日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言於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勅旨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之即

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纒八
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
命三將爲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
公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
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
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
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今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
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
鴻勳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
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群寇之
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賊不爲則已爲則必使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閭
下無事迫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
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
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
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
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
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
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留兵伏以迴鶻
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
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駢之騎凋耗已無渾酪皮毳之資饑寒
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
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北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
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
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
憂深入則有大寒瘡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
後患敢以管見上千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
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
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

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四五百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公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二校蠕蠕迴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軌輻懸餅湯沃現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戎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爲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今討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勅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盡地而兵形盡見按璪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求賢員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文淵閣

文淵閣書目

卷之八

書目

一

集

長劉錫勳詩集

卷之八 杜若書

與昌道州書

卷之八 非國詩書

卷之八 楊湖南書

上卷 卷之八 卷之八

與劉錫勳詩集

柳宗元

見與錫勳生論周易九六表取老石變以爲屋中和承一行得此說異

孔氏之說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之說

一行得此說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之說

二百一十有六句乾一爻一有六象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名之策二百四

十有四曰坤一爻一有六象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名之策二百四

論其九六之象其

命年

孫氏推大尉相公之行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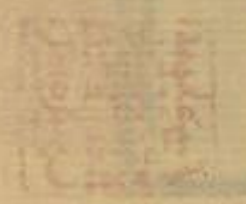
報

德

德

德

文淵閣書目





文粹卷第八十一

書三摠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易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

荅王績書

杜之松

重六日杜君書

王績

論國語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荅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論制詔

荅揚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我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
 孔穎達疏以為新奇彼董子畢子何庸未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
 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
 二百一十有六曰乾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二百四
 十有四曰坤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
 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
 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
 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
 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
 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
 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
 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也則見畢子董子庸未於學而遽云云足下所
 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此說乃
 穎達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
 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
 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荅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
 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為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
 全幸甚幸甚劫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
 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



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
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
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
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勘養文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相
德薄五行無疑睦考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
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
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為銓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重荅杜君書

王績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
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言頗曾恭習雖困於
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
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緣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離
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紵綬可均切至或殊緣如其半
微以見志有何恠焉至如父為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
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

不為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
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
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為祖父繼之為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
為禰兄繼之為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為其長子
斬乎為四宗之祖亦得不為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
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
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
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今可行於今以為今之封爵頗存
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
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
變譜謀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
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
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為義合而家道
之睦斯為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
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甚而有杖則踰於兄弟

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弃婦之義也違道弃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為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教人倫之源睦伉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為正服臣為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於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為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思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嘗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碯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官之奇得以其旅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為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為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為長某昔在隋末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往幸詳之也至如眾子服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其先儒以為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為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為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素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為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己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己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己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揚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祗送王績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二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由六中而出者咸

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
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恠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竒恍
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
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
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
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彊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
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龐好恠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
也咸嗜閱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
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
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旣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
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
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正度成
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
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辭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
善矣然昔人爲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
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爲是書非
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況不及者滋衆
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
之慮則猶是罪余者曰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
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某再拜

荅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
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
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
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也拘囚已來無
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即目舒
炯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
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
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以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
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詎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

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恠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蝓蛭然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賴世之知言者爲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故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汚篋墮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荅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煖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鍾大玉慶霄天籟竒采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欣歡駭悚詠歎無厭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爲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門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暮言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耶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于四方爲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醜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寤於魚目永爲子孫秘藏非敢效太沖三都而求玄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鷓鴣之作無非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筭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叙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腑段齒無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今序中所言肅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揄揚弘大務極其

言則虛美之中又爲虛美所異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貞外三文寓書於柳秘書求爲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爲累亦輒爲閭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况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而滅裂公是是所望載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攢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挹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臣同豐李丞相將東爲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溘先大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今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閨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吳興姚

鉉

箕

論史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與馬植書

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荅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荅皇甫湜書

李翱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荅元稹侍御書

韓愈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昨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諭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脩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長乃軼孔氏而脩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見以為實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即首周南修春秋則繩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相莊逶迤陵頽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相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



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後遷叙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叙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復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廢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才奮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興知春秋之可興則君子乎哉宇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奧雖道有污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為經動而為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廣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為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為難為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鍾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為難文之為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彊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鈔黃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耶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群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嘽嘽於內若必以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為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

兒童志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篲貝不止望欽登于上誓不以丘
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使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
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
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
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耶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
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涖涇
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郴亦南公湑江浮滄濱抵羅浮始得
師于壽春揚生楊生以傳書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
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未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
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
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
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孜孜也既而曰以
是為駕說之儒易若為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
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耶徒念既往者未及
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為商偃執史
筆者人人自以為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聖人之為市南宜僚以
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誰周焉此某所以蓄其
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於廬廬有
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贅蠹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
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為見非不弘
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
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
何必瞽吾目然后國語則吾足然后兵法抵宮刑然后史記耶予是
以自忘其愚瞽故有二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
卷翼孟三卷隨監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
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大君之前曰具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
明矣其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
所以許一死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為必以古人期於今人
待耶又自史記班漢已來乘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三言東漢有若
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

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顛縲龍衣應璩王沈傅玄茅暉薛瑩華敷陳壽
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詮詮子隱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
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
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
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
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橫李
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
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
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胄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
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洸之楊仁卿顧
肖牛鳳及劉子玄朱勣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
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
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子雖無間良史至於實錄品藻
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耶蓋有之
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書之盡善
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為多
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為步兵校尉雖非
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
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
何遺耶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匹廬
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為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
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肅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音不能勒成國典貽
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
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
聞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
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紕之於當代傳范兩
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
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

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公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居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惣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革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鈇奮墨勤墮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拍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母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助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己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竒接武僕旣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彈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遂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成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成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爾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瑛步頓生光豐屋華榱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栖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頴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方復固其緘滕嚴其扃鐫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未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慊然自失誠恐持郗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鄣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滕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置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為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郊禋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

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列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需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閒耳目者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爲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成寢而不記負救寫其祖父宥冕冑嗣婚姻以爲譜謀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具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隨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恃疇者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黜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

曹大業起居注往

荅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且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至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庭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歿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

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
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茫曄
惇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
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
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
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
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
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
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迨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
孜孜不敢迨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
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
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
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
退之齷齪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由所
云若且一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
又不異其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
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
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他人難矣哉

荅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
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
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
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復
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
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
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
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
窮而自光耀于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
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
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

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譁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群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挽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懿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

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

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恠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竊好遊邊上問古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叅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運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弟不能言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復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

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向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宜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天寶中隱于衛之青巘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未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立宗可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

導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

俟之甄逢慮不得免乃僞瘖其日復隱青巘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觀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尸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臣囚慙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人之世而猶

編漢選奕者之所不為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篤為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鴞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巘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注記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為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饑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某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寃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寃詣京師告訴司吏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為驕閹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游願得所寃之狀告甄生

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淖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謂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荅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喑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今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譙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卷十七

十七

朱

文粹卷第八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論選舉

與權德輿書

柳冕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諍

與人論諫書

杜牧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論仕進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論虛无

與鄭駙馬書

張說

論法乘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論服餌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
 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
 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
 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王正之何者
 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
 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
 末也問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
 道全寫跡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跡與
 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賢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問
 下因從容啓明王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
 者以為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
 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跡小人之儒教之末也
 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
 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
 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
 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二十人十年得二百人三十年得
 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
 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
 今海內人物顛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



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跡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爲仁由已然亦必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之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少辱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借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句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三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意則牆面木偶逐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五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跡注之中苟刪撮言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跡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跡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彊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道耶大凡常情爲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復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漸靡非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慙忤無量德輿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白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竄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相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疆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相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相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關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平鬬巢鬬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蔣氏生蔣賈孫叔敖蔣文遠啓疆遠子憑遠掩遠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子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彊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尚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立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邵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

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屈入塞免胄戰死儀革廢武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疆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敵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姓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啁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焚睿宗請玄宗監國身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疆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揚州

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

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敘用也

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

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

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何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佐立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適茂較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吊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坊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旣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母舊遂獲謁見敘古六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二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九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左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嗟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鎮錡卧於鈇鈍之中下工覩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鈇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覩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鈇鈍宿瘤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况逃乎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真已爲擁腫礫石鈇鈍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有啐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積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撓之有傾都之艷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拄背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覩之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不寶也不利也不殊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殊也雖小示其光鋒榦貌於一人驚焉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

郁分殊尚不能以亟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自減盈消息其言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爲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爲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爲公不能甚力致違違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爲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挫之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爲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己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心深矣非又敢以假俞自薦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其於惠愛纖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建說決水大冶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況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鑌錒毛燭終不慮隱之積之撓之惟之之爲患而擁腫礫石鈿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爲津爲歧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

儼豈敢當也三復難然無言喻懷其他莫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異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改獵者改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言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前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舡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王聖臣直乘舡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諍善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二文宗皇帝官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疊疊釋釋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跡錫以幣帛倂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曰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

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其承
閣下之厚愛冀於冀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
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
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窮天地
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筭篋簿
書之閒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
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材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
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而怠
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
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明
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為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龍聳上於是
束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熾而勿
復聞祿山之逆祕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
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己之勞如此則敘立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
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
秩優而位崇者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
詔營廢寺以復群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
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
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大夫職耶樵以為大蠹生民者不過群髡武皇
帝發憤除之冀活疲氓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
髡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
書一通以明群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
儻以樵書為不狂試入為上三言其略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還曰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貺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勗天下之
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耶夫言豈一端而已矣知惡而不言
是使天下之為惡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善
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政不爭斯語直

以阨蒙摧頽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耶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役也爲身之役歟爲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爲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僕之屑屑歟僕將沉棄蹇連乎則撫循吾之軀何爲也其將奮飛騰凌乎則君之建官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耶足下所待僕之寧以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粵其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話道于彼不識况親戚之無閒乎苟不能藉此弟僕能貴富之且猶莫許而况又妄於他人耶又曰不待位而三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性而欲輔僕愚心共王公於天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爲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耶謝絕之有郎功高一不調而自言安世應風之其功高明王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適失長史曰將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敢當如僕瓌瓌方困奈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野用心異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某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爲國道德爲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棖闥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誦真宗不愈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耶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爲我用唯此二義繫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榮陽之深於道者孰爲輕導守茲意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

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勒行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惣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大乘人說大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垢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兩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己意說又可乎旣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徧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

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泥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受觸受緣受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斲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斲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鹿麕鑿慘悍所中懼傷子斲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成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況鍾乳產於石石之精麕踈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之薄厚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耀其竅滑以夷其飢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派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麕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藪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

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
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志精凡爲此事幸子勤餌之近不
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操
曲皆可以貫屋革北山之木雖離竒液滿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
之觀航千仞之淵翼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踈跌薄蹄而
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
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
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開轂而輟輪
者皆可以爲師廬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以
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俛吝貪而忍者皆可以醫凶門制閩外山東
之推駮撲鄙力農桑啗粟粟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
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有光
言當歸者似馬尾鱗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
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言與之所不當云某者良
也又經注云始興爲上次乃廣連不必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
欲得其精英以固子勤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心服餌不必利
己姑務勝人夸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勤其然明矣故畢其說某白

